

新民晚报

这是一次恶的召唤,来自阿尔茨海默病。

母亲的病

郭靖峰

不幸的罹患者,像完成了与厄运的终身绑定。在亲人面前,他们被清空了人生经验,被解除了记忆及认知能力,按着一个成熟的脚本,不可理喻地迈向至暗。

对,脚步急,十个脚指甲全部翻起,无济于事。深夜十一点,在闵行虹梅路同一家小超市,因为太过干渴,母亲连续六次进退,却又表达不了自己的要求,被警察带走。这个时候,她已在户外折腾二十多个小时。回家后,她的眼珠都不太灵活了,她的鞋袜和鞋底粘连在一起,家人围着她完成各种必需的事项后,让她安寝。睡了八个小时后,她居然基本恢复了状态。设想,如果没有自我恐吓,没有混乱的情绪消耗,人类体能的强大将远超我们想象。但无论如何,七十多岁的老人,这样度过昼夜,令家人心伤。

而你的眼眶里,注定克制着哀痛。你面前是具有血缘深度的亲人,他们是父母亲或其他长辈。他们将不能再辨识你,以往相濡以沫的岁月烙印也将被漂洗一空。尽管,他们都有古怪而强烈的寻找冲动,一次次走失又被领回,本质上,他们已近似停摆的座钟,且复原无望。

回忆我母亲最初的症状,除了老人都可能有的近事遗忘,最明显的,是拿着的东西经常从她手上跌落。我当时并不懂得这是大脑对远端神经控制能力的递衰,指向呈现的其实是脑干的情报。此外,以长期居住的家址为轴心,向东南西北依次平推四五条马路的名字,母亲过去都记得;现在由远而近纷纷淡忘。当对家址毫无印象的时候,走失开始了。在她眼里,万物均已失去了特征,她行进时从无从参照,只要没有阻挡就笔直走,走不过去了,就转向某一侧再次笔直走。她以为,本次终点在她面部正对的、光线明亮的前方某处。这样的行走,使母亲每一次走失,都走到很远的地方。

第一次走失发生在午夜之后,凌晨两点左右有过轻微的响动,家人当时经验有限。我家在复兴公园附近,早上八点多,母亲已在长宁区的剑河路出现。居然还骗过一位邂逅的老同事,说老伴就在前面。那个灵敏的老同事事后觉得有疑点,就辗转和我们联系。我火速赶到那一带,快怏慢慢追踪三四个小时,寻母心切,鞋也不

对,脚乱步急,十个脚指甲全部翻起,无济于事。深夜十一点,在闵行虹梅路同一家小超市,因为太过干渴,母亲连续六次进退,却又表达不了自己的要求,被警察带走。这个时候,她已在户外折腾二十多个小时。回家后,她的眼珠都不太灵活了,她的鞋袜和鞋底粘连在一起,家人围着她完成各种必需的事项后,让她安寝。睡了八个小时后,她居然基本恢复了状态。设想,如果没有自我恐吓,没有混乱的情绪消耗,人类体能的强大将远超我们想象。但无论如何,七十多岁的老人,这样度过昼夜,令家人心伤。

母亲自髌骨骨折后,在医院躺了整整七年,她的阿尔茨海默病也在加重。因为常年局限于病床,并未发生什么特别事件,但一些易遭人忽视的细微末节,常引起我纠结。七年中,出现过多位24小时监护的护工,她们经常和病人玩耍,这应是一种关爱。她们实事求是地把与病人的互动方式,降智到令家属五味俱全的程度。家属没有理由不满他人把母亲当作智障病人对待。发现母亲齿缝间挤满垢屑,手脚指甲野蛮生长,以及还有些我不忍复述的非恶性的情形,我会第一时间予以修正。一个曾经如此在乎体面的女人,得病后对仪容的意识丧失殆尽,这些常不在人们视线中受到关切。有人认为,风烛残年的老年人,活着已是福气,每一个生命自有的尊严,似不再需要被重视和维护。

然而,无论母亲如何不堪,家人依然不会忘却她的家庭至尊,也不会因眼下的失智,就矮化她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

然而,无论母亲如何不堪,家人依然不会忘却她的家庭至尊,也不会因眼下的失智,就矮化她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

然而,无论母亲如何不堪,家人依然不会忘却她的家庭至尊,也不会因眼下的失智,就矮化她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

然而,无论母亲如何不堪,家人依然不会忘却她的家庭至尊,也不会因眼下的失智,就矮化她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

然而,无论母亲如何不堪,家人依然不会忘却她的家庭至尊,也不会因眼下的失智,就矮化她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人历史。

心,是一颗难以言喻的心。

母亲在医院的日子里进入第七年。我妹妹是这家医院某个专业的主任医师,除了出差或学术活动,母亲常常见面,她在对母亲的照料上付出最多。有一天,母亲灵感乍现,在我面前称我妹妹为“医院里的那个胖胖”。

又过了两个月,母亲开始不认我是她儿子了。她好像顾及我的感受,又抑或五十年母子关系强劲的抗裂扭力,在作最后的抵抗。母亲依然像对待儿子那样朝我微笑,当我把手覆盖在她的手背上时,她微微一动,没有选择抽脱。她对我的认定,似在摇摆。护工们每一次说,看,谁来了,你儿子啊。母亲总是浅笑,乍看漫不经心,又似乎在说,是不是我儿子,还用说吗,他当然不是。

最严重时,我和母亲单独在病房相处,她极度不安。令人伤心的潜台词再明显不过:“这个男人怎么还不走呢?请他走吧。”我明白,我已经拉不住自己的

母亲了。

最后一个被她遗忘的,是我父亲。

宿命安排我父亲病逝于母亲身旁,他们当时住同一套病房。父亲肺梗阻塞发,医生全力施救,当父亲所有生理指标归零的刹那,不知是谁,哗啦将父母两个病床间的帘幕合上了,那一侧和这一侧,都异常安静。幕帘拉动的声响如有穿心之痛,它既宣告父亲生命的终结,又宣告一对男相依为命五十余年,至此阴阳两隔。

安顿好父亲,返回病房,我把两个病床间的布帘轻轻收拢,上方塑料搭扣浙浙沥沥响着。母亲对

止不住喜欢李商隐。在《唐诗三百首》的盛大交响乐里,迎来了华彩乐段——李商隐的“无题”。读其诗,忽而幻想其书法。未见到过李商隐的字——以咱孤陋见闻,大概他的书法没流传下来。猜猜,他或会用大草来写自己的“无题”及《锦瑟》诗的。我视大草几乎都是抽象画。唐杜甫见到张旭草书图,作诗云:“……悲风生微销,万里起古色。锵锵鸣玉动,落落群松直……”

在四川美院任教授。他从小受伯父的绘画指导和艺术熏陶。他干了几十年建筑设计,微画是他的业余爱好。安亭图书馆的馆长对老陆说,何不把你的宝贝整理出来进馆展出?于是图书馆内竖起了“小微画大世界品鉴展”的立牌,玻璃展柜摆满了各种尺寸的微画,我坐地铁11号线去参观,俯身细瞧这些取材广泛、生活气息浓厚的作品,有水墨、水彩、版画等各种技法绘就,漂亮的画面和意境让人赞叹不已,好像看见了一群彩蝶展翅欲飞。

我问我老陆,你的微画粉丝有多少? 80岁的他呵呵一笑,说数不清啦。如今老陆的微画在当地颇有名气,祝愿他的“画蝶”借助微信飞向长三角。

因为热爱“生怕情多累美人”的郁达夫,爱屋及乌,几乎读过他所有的文学作品,包括半虚构半纪实的《东梓关》,对千年古村东梓关神往已久。来到郁达夫故乡杭州富阳(古称富春),最迫切想去游览的,自然就是东梓关。

一早来到位于富春路的郁达夫公园,虔诚拜谒过郁达夫故居后,立刻启程前往场口镇东梓关村。“到了”,司机边说边停车。下车,一片葱郁的树林,一条清澈的小河,一座别致的小桥,猛然间扑入眼帘。轻风吹拂,桂花飘香,鱼群在水下欢快游荡,鸟儿从水面飞快掠过。走过小桥,就见一座高大的石碑,上书“东梓关”三个大字,落款郁达夫。激动地与石碑一通合影。环顾村庄,果然如郁达夫所写“这是一个恬静、悠闲、安然、自足的江边小镇……”

“江江小镇”,这“江”可不是一般的江,而是一川如画天下闻名的富春江。富阳位于钱塘江上游,富春江下游,“天下佳山水,古今推富春”,元代大诗人李桓如此推崇赞美富春,而黄公望结庐于此并创作了传世名作《富春山居图》;“百里富春山居图,五十里春江花月夜”,是当今富阳诗画隽永的写照。

“自富阳至桐庐,一百许里,奇山异水,天下独绝”,南北朝文学家、史学家吴均在《与朱元思书》中写道。东梓关就在富阳与桐庐之间,青草

另一侧的空荡似无反应,任阳光金地地照射在那里,她的双眼默视着天花板。我突然发现,她的眼眸中含有悲戚,我从未见并难以解读的悲戚。

母亲最后一段时光,嘴里一直在重复“哗哗”的声音。我放空逻辑,揣摩再三,估计她是在模拟一条河流。

母亲十六岁那年,在江苏武进县一个叫汤庄桥的地方,跟着新四军走了。外婆凭一双三寸金莲走遍半个中国,要把最小的女儿找回家。外婆并不知道,自己倔强的愿望最终还是实现了。

母亲八十五岁时,作为一位女儿,她的魂魄自觉启程,沿着当年外婆绝

浦是富阳跟桐庐的分界河。北接富阳的桐庐,同样为天下所知,郁达夫散文名篇《钓台的春昼》,写的就是严子陵抛弃高官厚禄垂钓于此,“严子陵钓台”旁的“严先生祠堂”,范仲淹曾进行修复并写下《严先生祠堂记》,其中诗句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;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千古流传。江水泱泱。东梓关水系发达,江河贯通、湖泊交错、溪流纵横、池

浦是富阳跟桐庐的分界河。北接富阳的桐庐,同样为天下所知,郁达夫散文名篇《钓台的春昼》,写的就是严子陵抛弃高官厚禄垂钓于此,“严子陵钓台”旁的“严先生祠堂”,范仲淹曾进行修复并写下《严先生祠堂记》,其中诗句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;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千古流传。江水泱泱。东梓关水系发达,江河贯通、湖泊交错、溪流纵横、池

浦是富阳跟桐庐的分界河。北接富阳的桐庐,同样为天下所知,郁达夫散文名篇《钓台的春昼》,写的就是严子陵抛弃高官厚禄垂钓于此,“严子陵钓台”旁的“严先生祠堂”,范仲淹曾进行修复并写下《严先生祠堂记》,其中诗句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;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千古流传。江水泱泱。东梓关水系发达,江河贯通、湖泊交错、溪流纵横、池

浦是富阳跟桐庐的分界河。北接富阳的桐庐,同样为天下所知,郁达夫散文名篇《钓台的春昼》,写的就是严子陵抛弃高官厚禄垂钓于此,“严子陵钓台”旁的“严先生祠堂”,范仲淹曾进行修复并写下《严先生祠堂记》,其中诗句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;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千古流传。江水泱泱。东梓关水系发达,江河贯通、湖泊交错、溪流纵横、池

东梓关

杨海蒂

塘遍布,是古代著名水上关隘,明清时成为物流集散地。富春江连通着大运河,外地人大多是顺着运河来到富阳的,比如“东吴大帝”孙权的爷爷,比如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父亲。郁达夫是富阳本土人,也是坐着船来到东梓关的——千年古渡,八百年古樟,建于清代的越石庙、官船埠、继善亭、缸儿山……东梓关的历

史遗迹都曾见证。“村子里的小路很多,有些是石砌的,有些是黄泥的,只有一条石板砌成的大道,曲折横穿在村里的人家和那池塘的中间,这大约就是官道了……”郁达夫描写的是东梓关古村落,我按图索骥,“官道”犹在,“池塘”依旧。在环绕长塘的近百栋明清建筑中,最负盛名的是安雅堂



边看边聊



翠叶醒玉 (彩色钢笔画) 陆锡氏

一定要把这种声响告诉她儿子的。

具有强大恶神之力的阿尔茨海默症,确实让母亲把自己的一生几乎遗忘得干干净净,包括所有的

欢乐与苦痛,包括每一位至亲的脸庞;但是,它还是无法阻止一个女人,在生之尾声缠想她的原乡,并伴着降世时初听的水流声安然睡去。

猜猜李商隐的字

赵韩德

绪,如凉风一样在肺腑中穿过,留下永恒难忘的“唐气”之美。恋爱中的人眼中的任何情景都是有异彩,或宜用摇曳的大草来书写的。“沧海月明”“蓝田日暖”,鲜明、亮丽、温馨。“画楼西畔桂堂东”,典雅、美丽、华贵。“昨夜星辰昨夜风”,绝美的良宵。“飒飒东风细雨来”,细雨、园林、池塘、香车如轻雷驶过。诸多朦胧的意象里,李商隐终究会露出心底的真语:“此情可待成追忆?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

唐人重书法。宋洪迈云:“……乃知唐世士人多攻书,盖在六馆(国子监)时,以为常习。”文人进士李商隐自然善书法。他也有行书式风情的诗,优雅闲适像王维:“……落叶人何在,寒云路几层。独敲初夜磬,闲倚一枝藤……”杜甫信奉“书贵瘦硬方通神”,其书想必瘦硬。以李商隐的风采性情,我揣想,其字会丰满圆润美丽一些。可惜在下见闻少,再怎么喜欢李商隐,却也无法找到他的片纸寸楮;再留心,也访不到他的只字零墨。但有人亲眼见到过李商隐的

这样的恍惚穿梭,难言的、瑰丽的、凄清的感情和思绪,如凉风一样在肺腑中穿过,留下永恒难忘的“唐气”之美。恋爱中的人眼中的任何情景都是有异彩,或宜用摇曳的大草来书写的。“沧海月明”“蓝田日暖”,鲜明、亮丽、温馨。“画楼西畔桂堂东”,典雅、美丽、华贵。“昨夜星辰昨夜风”,绝美的良宵。“飒飒东风细雨来”,细雨、园林、池塘、香车如轻雷驶过。诸多朦胧的意象里,李商隐终究会露出心底的真语:“此情可待成追忆?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

正正堂堂、庄重厚朴、景星庆云般的七言古诗《韩碑》。此诗笔力矫健,情谊深切,拙硬粗重,如金石刻画,如钟鼎大器,庄严浑厚:“元和天子神武姿,彼何人哉轩与羲。誓将上雪列圣耻,坐法宫中朝四夷。”“……碑高三丈字如斗,负以灵鳌吐虹霓。句奇语重喻者少,谗之天子言其私。长绳百尺拽碑倒,粗砂大石相磨治。公之斯文若元气,先时已入人肝脾……”李商隐的正楷恰有此诗之气场。自然,这并不妨碍他抒写所擅长的扑朔迷离隽永深切的“无题”。无独有偶,李商隐之后,北宋欧阳修的书法也是端恭方阔、一丝不苟的,欧词却同样写得何其浪漫恻恻:“庭院深深深几许,杨柳堆烟,帘幕无重数……”端方字、浪漫心,出人意料之曼妙结合。



微画,就是和传统的小人书差不多大的尺寸,一张A4纸可画4至6幅。满头银发的陆宁文喜欢画微画,而且擅长把手机拍摄的各种照片改成微画,他在二次创作中煞费苦心,力求不同的艺术作品相得益彰,精彩纷呈。

老陆在网上发现中国卫星拍摄的香港全景照片,触发了他的新思路和想象力,用极细线条象征量子辐射线,不但没有影响画面的完整感,而且令人联想到中国香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深刻含义。老友去意大利旅游,拍摄了著名的石头城马泰拉,回国后请老陆改成微画。老城区最新的房子也有1400年的历史,如何画出这座古城的神韵呢?老陆反复揣摩,觉得钢笔画最能表现马泰拉的“美丽与坚韧”的特

七夕会

在四川美院任教授。他从小受伯父的绘画指导和艺术熏陶。他干了几十年建筑设计,微画是他的业余爱好。安亭图书馆的馆长对老陆说,何不把你的宝贝整理出来进馆展出?于是图书馆内竖起了“小微画大世界品鉴展”的立牌,玻璃展柜摆满了各种尺寸的微画,我坐地铁11号线去参观,俯身细瞧这些取材广泛、生活气息浓厚的作品,有水墨、水彩、版画等各种技法绘就,漂亮的画面和意境让人赞叹不已,好像看见了一群彩蝶展翅欲飞。